

琴韵

筝声

乐论

民族音乐家丁承运速写

种类繁多的中国乐器中，琴和筝是历史最为久远且一直绵延不断的两种。所以，人们都在它们的称谓上冠以“古”字的修饰，曰“古琴”、“古筝”。至少三千多年以来，古琴之雅韵，似汨汨清泉，流淌不息，操缦高手，代有传人；而古筝发展到20世纪末叶，更普及神州，流播东亚，成为率先走向世界的中国乐器。故尔当今筝坛高手如云，各领风骚。然而，活跃于当代中国乐坛的琴筝诸家，往往只各专其业，同时兼长琴筝者乃凤毛麟角。而河南大学丁承运教授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既擅于琴，亦长于筝，更精通乐理，于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方面多有建树，为中原有独特个性的民族音乐家。

—

丁承运1944年出生于历史文化名城开封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位兼通艺文的理工专家；大姐丁云青为当代国画名家；二姐丁伯苓

(已故)曾经是中国筝坛之佼佼者。家庭环境的熏陶，胞姐伯苓的引导，少年丁承运很早就走上了琴筝艺术之路。二姐开蒙以《关山月》以后，很快就让承运到她的母校——沈阳音乐学院，投拜名师川派古琴音乐家顾梅羹先生。顾先生乃清代川派古琴艺术大师张孔山的直系传人，他指法精良，治学严谨，为当代川派琴家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不仅给少年丁承运打好了坚实的琴学基础，还亲授其《流水》等川派名曲。现今丁承运演奏的《流水》在继承了“蜀声躁急，若急浪奔雷”的传统风格时，还能张弛有序，缓急有度，泛音清丽，滚拂自然，皆得益于顾先生之雨露。1969年丁承运从湖北艺术学院民族器乐系毕业后，不久即任教于河南大学音乐系。其间，他利用假期千里迢迢奔赴上海，向广陵派艺术大师张子谦先生求教。张先生为广陵派名家孙绍陶先生谪传弟子，犹擅鼓《龙翔操》、《梅花三弄》等广陵派名曲，琴界誉称之为“张龙翔”。承

运向张先生学琴，专心致志，夜以继日，刻苦操缦，琴艺大进。仅十余日功夫，即学会了《梅花三弄》、《龙翔操》和《潇湘水云》，令张先生大喜过望，甚为赞赏，欣然赋诗两首相赠：

家学渊源颂岐黄，
音乐天才自擅长。
兼善箏琶何足数，
丝桐玄妙异寻常。

其二：

妙手灵心技独高，
京津沪汉任逍遥。
只今琴界传佳话，
三日“梅”龙五日“潇”。

戈弘

张先生所教宋·郭楚望之名曲《潇湘水云》，乃一代古琴艺术大师查阜西先生的传谱，学会了它，即标志琴艺已达到新的高度。此后，丁承运又多次同当代著名琴家吴文光、李祥霆、龚一、成公亮等互惠琴艺，多有切磋，并逐渐形成他自己儒雅大度、内刚外柔、意致高远、技法多变的演奏风格。

—

丁承运的箏艺，直接受惠于胞姐丁伯苓。丁伯苓是一位极富创造性的古筝演奏家和教育家。还在读大学三年级时，就曾因成功地改编河南传统箏曲《打雁》而一鸣惊人，轰动乐坛。她执教“湖艺”期间与作曲家陈国权合作的《清江放排》也是当代中国箏坛有影响的新创曲目。丁承运在尽承乃姐衣钵的同时，于古筝演奏也常常有经过自己思索后的艺术表现。例如《打雁》，曾有一位评论者这样描述过丁伯苓的演奏：

“优美的乐曲使我眼前展开了一幅画面：

一个寒风习习的清晨，大雁横江而过，猎人举枪击中一只。被击落的大雁，凄声哀鸣；受惊的雁群，闪翅乱飞，翅声、鸣声，哄然满耳。真是曲传指下，绘声绘色！”

丁承运演奏该曲时,除了给人以类似上述的感受,还让人增添了几分忧思和叹息,尤其是其变幻莫测的音色对比、深沉、远邃,更增强了乐曲的内蕴。对于其它传统筝曲的演奏,丁承运在充分体现其粗犷、豪爽、刚健的河南派风格的同时,也多有在对中州古韵追求探索后的艺术表现。人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听丁承运弹筝常能感受到古琴的韵味、琴筝雅韵于丁承运的指下,似乎“合二而一”了。

三

近十多年来,丁承运在中国民族音乐界声誉日隆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其在古琴打谱上的突出成就。80年代初,他在第二次全国古琴打谱会上演奏了他打谱的《白雪》和《神人畅》后,引起了琴界的热烈反响。之后,其打谱的《六合游》、《石上流泉》、《卿云歌》、《列女行》、《八极游》等琴曲陆续面世,受到了民乐界的广泛关注。1994年春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古琴名琴名曲国际鉴赏会》上,他弹的《神人畅》还引起了著名画家黄胄先生的浓厚兴趣,以致会后还“当面请教”。1996年春,丁承运分别应香港、台湾音乐界的邀请,参加了4月份在香港举行的“徽弦知音”古琴音乐会,和5月份在台北举行的两场“渔、樵、耕、牧”古琴音乐会。他演奏自己打谱的曲目受到了港、台同道知音的很高评价。台湾的一位琴乐爱好者这样写道:

丁承运的《六合游》是这两场音乐会中最令我激赏的曲子,……其曲“驾御六合之气,上朝九天,振影银河,睥睨江汉”其音韵节奏“缥缈雄浑、瑰奇莫测”,“超然物外,遨游宇宙”,大有“逍遥六合鲲鹏之志”,丁承运弹来果真是缥缈雄浑瑰奇莫测逍遥六合!!

《神人畅》曲调“奇古强悍”,……丁承运弹来亦是“淋漓酣畅,动人心魄”。

丁承运打谱的这些琴曲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欢迎,除了由于这曲子本身就是琴之瑰宝,当然同丁承运反复研究而使近其原貌的呈现是分不开的。承运家学渊源,国学底蕴丰厚,故打谱时能识其背景、释其精义,对于新打谱之曲目,他决不简单地顾名思义,望文生义,以至牵强附会,而是反复推敲、寻根探源,必求得其要领。所以,他打谱的琴曲,总能令人信服地让人们感到“是那么回事”。

四

作为执教于高等学府的音乐家,丁承运弹琴弄筝均离不开经常而缜密的理论思考。自70年代执教河南大学音乐系以来,1981年任讲师,1986年任副教授,1992年任教授。这职称不断晋升的过程,也是他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过程。80年代以来,丁承运先后在《音乐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造琴传统扶微》、《箏史钩沉》、《清·平·瑟调考辨》、《论吟猱》、《梅花三弄考源》、《清商三调音阶调式考索》、《朱载堉琴律研究》、《宋代琴调研究》、《外调转弦校释》等20余篇论文,并有多篇获省以上奖励。其中,《清商三调音阶调式考索》1995年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丁承运从事论文写作的总体特点是:史料翔实、筛选精细、思考缜密、逻辑严谨、判断准确、说服力强。所以,他的音乐研究论文,在民族音乐理论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民族音乐理论家黄翔鹏先生在评价其《清商三调音阶调式考索》时说:“处理这种难题,常有因其‘死无对证’而随意大言,轻作结论者;

但丁承运却学风严谨,立足实地,每次只作有限的论断,而把探索工作视为一个科研过程来做,并未稍染哗众取宠之意”。“在这些并不惊人的结论背后却有着视野广阔、精细筛选材料和缜密思考、慎于立论的大量工作。”黄先生的这些评论是中肯而公允的,丁承运一系列丰硕的理论成果乃是其辛勤劳作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的结晶。一个貌似乎平常的论断,常常是无数次“瞻前顾后”、左思右考、反复研求的结果。例如《朱载堉琴律研究——兼辨古琴律制的变迁》一文中指出:“朱载堉是琴史中第一个提出三弦为宫的理论之人。琴律的实践经验使他超越‘三分损益法’,发现‘以十徽为本律之母,九徽为本律之子,寓循环无端,无往不返之理’。其十二平均律之构想,实孕育于琴律仲吕生黄钟,黄钟逆生仲吕,这种圆转无端的启示之中。”这个对中国律学界贡献甚大的论断,丁承运不知推敲过多少次。就是这篇被黄翔鹏先生视为“第一篇可以深明琴律实践的讨论来纠正律学研究者若干外行论断的好文章,丁承运先后倾注过好几年的心血啊,其间甘苦恐怕只能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来表达了。”

是琴史中第一个提出三弦为宫的理论之人。琴律的实践经验使他超越‘三分损益法’,发现‘以十徽为本律之母,九徽为本律之子,寓循环无端,无往不返之理’。其十二平均律之构想,实孕育于琴律仲吕生黄钟,黄钟逆生仲吕,这种圆转无端的启示之中。”这个对中国律学界贡献甚大的论断,丁承运不知推敲过多少次。就是这篇被黄翔鹏先生视为“第一篇可以深明琴律实践的讨论来纠正律学研究者若干外行论断的好文章,丁承运先后倾注过好几年的心血啊,其间甘苦恐怕只能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来表达了。”

由琴筝演奏起始而步入民族音乐之理论殿堂,再以理论研究之成果指导琴筝演奏等音乐实践,丁承运的民族音乐生涯已进入了一个有其个人风格的佳美境界,一个“琴韵筝声通乐理,乐理更赋琴筝神”的良性循环。如今,丁承运的指下,古琴依旧雅韵冷冷,古筝仍然其声铮铮。而他对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热情,更方兴未艾。目前,由他主事的河南大学东方音乐研究所,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我们在乐观其成的同时,更期盼丁承运有新的研究成果奉献于世。(责任编辑 杜庆云)